碑銘

墓碣銘上

月沙集

十四

左叅賛贈右議政諡文肅鄭公神道碑銘幷序

我
上即位之三年天啓乙丑左叅賛鄭公卒于第訃
聞
上震悼即其日命眞拜賛成吏曹以非格持之更
命追贈議政府右議政盖
上以常欲命公者酬之也
輟朝進素膳仍
命特禮葬賻贈加常數公之病革搆
劄以格君心辨邪正爲要没後孫援上閤投進
上答
曰觀先卿遺劄臨死不忘君忠直切實有踰尋常披閱
再三予甚悲歎予雖寡昧敢不服膺以副先卿泉下之

望哉仍教政院謄進一本嗚呼此可以觀君臣矣太常
議賜謚曰文肅其友延安李廷龜以公之婿學士羅萬
甲之狀叙公事行於公之墓之石而銘之其叙曰公草
溪鄭氏諱曄字時晦嘗夢朱子摻手書示盈天盈地勿
忘勿助八字公悟而自負書之揭壁因號守夢六代祖
諱發知中樞府事曾祖諱熙年察訪贈左承旨祖諱璇
贈大司憲考諱惟誠進士贈領議政母坡平尹氏封貞

嗚谷公勸公就師公即訪龜峯宋公翼弼仍出入牛溪
栗谷兩先生之門刮磨豪習端嚴自持離經辨志樂羣
求益所與交盡一時名勝辛巳公與余負笈於道峰書
院聯衾宿四閱月相與磨礱浸灌時公年十九余年十
八見公已徐言矩步收斂身心余甚敬之其心久猶不
衰癸未公先釋褐選補槐院仍薦玉堂南床俄丁議政
公憂服闋序陞丁亥由殿中刑部貟外爲養知金浦縣
親癠去官杜門數年辛卯遭祖母承重服甲午制除以

弘文修撰徵時柳相成龍箋中論請和之議曰我國不
須顯言請和只憑 天將之言可也公曰欲和則請和
不可則陳其不可君臣之間豈宜爲兩端說 宣廟曰
此儒者不可無之論松江鄭公以剛方積忤於時旣沒
誣以搆殺崔永慶爲罪案仍網打一隊士類憚公在玉
堂尤忌公選銓薦遷陞掌令辭遞旋除舒川郡守未久
罷歸丙申以禮曹正郞差告急使請兵於密雲軍門還

使往關西奇自獻起戚屬陰圖權柄陽募士類時議欲擬亞銓公素疾其為人執不可自獻累過公公一不報謝由是大衘至壬寅文景虎受鄭仁弘嗾疏斥牛溪公之諸友盡被斥逐公先黜為鍾城府使征繕之暇大修學校課諸生教以詩書禮法鍾人挾冊自公始癸卯虜騎數萬猝至城下公方讀春秋聞變從容掩卷冠帶登陴收城中老弱男女幷着戎衣分守城堞多張旗幟寂然不動賊圍城七晝夜疑有備引去只一人被擄即

從實報聞奇自獻不擧全城却敵功竟以一人被擄文
致成案拿問王獄安置東萊鍾之士子號哭隨之抗疏
呌寃不報在謫以書籍自娛乙巳放還丙午出守星州
洪州戊申禮曹參議己酉大司成庚戌忠淸監司辛亥
禮曹參議承旨判決事大司諫壬子都承旨光海不御
經筵公進諫光海感悟翌日開筵筵臣有以內言出外
爲諮者公曰臣則以外言入内爲憂也聲小則曰遠拜

同進慈聖慶運宮謝西叙宮門鎖閉已數年草沒庭階
相視技涕時大旱閉南門公曰不須閉開門若開閉門
則天必雨其言漏爾瞻大怒將啓鞫問有人謂爾瞻曰
似是一譴何至以言語殺人爾瞻曰譴者泣乎然怒稍
解余與公俱得免公自癸丑以後無仕宦意雖以大夫
人故黽勉散秩而半在江湖一未嘗受祿丁巳廢 母
后之議朝夕將發公力求外為襄陽府使戊午庭請廢
母后不從者皆罹文網公吏隱嶺外獨免及焉適年因

事罷歸驪江光海下嚴旨責公以偃息郊圻又曰鄭某一切不仕未知其意公陳疏待罪以曾忝近侍不能積誠盡意感悟聖聰今以親老無兄弟不能離側爲辭終不起逮癸亥我　上擧義反正公數日後始出謝慶運宮聞光海將遷江華公言於大臣曰廢主雖自絕于天羣臣曾所北面當哭送左右失色不答公欲獨爲之闕已出去不果初公在寶陵有書生密告公以反正之擧

欲擇一時士望以為師儒之長難其人詢之廟堂大臣
合辭舉公遂以大司成兼同知經筵元子師傅公詳定
學制大修黌堂齋室令多士羣居講討日操卷承指誨
咸有法度可觀昏朝時以鞫獄勞陞資者及是因臺啓
并削公亦納資憲階東銓缺亞公應首選 上以非公
無以造士不許久之 上問大臣古有以實職兼大司
成者鄭某豈可局於一任俄拜大司諫 特命仍大司
成自是屢遷他職帶如舊前所未有之異渥也嘗進言

曰日日臨筵聖學不進苟不用功於切問近思則終歸
於悠汎願於夜氣清明之際頻與儒臣討論　上翌日
命夜對公又戒　上勿尚淵默仍言　上勵精憂勤治
未食効寔由不得打破私字遂陳　上某事爲私某擧
爲私且聞閭家之女方在宮中廢朝宮女復入禁裡果
爾則請皆黜之　上皆嘉納光海嘗病公引　中廟待
燕山規曰臣之事光海十有餘年矣犬馬之懐豈無舊

為副建議以兩公不可出令在朝策應及賊兵深入都
下洶洶公白　上令王子大臣入宿禁中以鎮危疑遂
堤之不得逞兇於變初以此也松都不守　上召諸臣
決策守城去邠未有所定大臣以下莫敢先發公厲聲
曰國家存亡在於呼吸此豈大臣囁嚅時耶都城濶大
難守江都在海中不若南幸公州收三南士馬以圖恢
復　上即從此議遂授首　上在公山加恩百官以公
體察勞特還公資憲階還都又加正憲春拜大司憲尋

無大小悉裁以法人不敢干私慶尚監司閔聖徵擅殺
謫宰權縉公曰漸不可長劾之宮奴橫公因訊　上以
事涉　慈殿命遞憲官公亦辭遞拜右參贊　世子行
冠冊禮公以元子師傅進資崇政兼右賓客辭謝　上
曰卿至誠教誨予嘉歎久矣銓曹以公崇品不可兼冑
監　上猶欲仍之而詢于大臣始乃許遞公五長憲府
身兼內任最久及歸積瘁成病皆關瘁患中風疾辭

二女羅萬甲生二子二女俞哲曾生一子一女李尚質
生一子一女公天資明粹器局峻整言論正大光輝溢
發望之如祥鸞瑞鳳少時英銳頗使才氣早從師友痛
下心上工夫絕去病痛務為矜持莊重尤用力於心經
近思錄及朱子之書養深積厚造詣不淺清腴合度寬
嚴中規性至孝議政之歿執喪過制三年不脫衰絰背
肉皆爛淚目成腫先公夢夫人而曰吾兒將失明何不
救母夫人始驚視之用藥治久乃瘳母夫人毀幾滅性

公泣請從權不許公伏哭於庭雪三晝夜不絶聲母夫
人感而勉從遂毀其在家夙興拜家廟問寢慈闈祿俸
若饋遺悉入母夫人不敢自擅及母夫人老倦家柄公
與夫人躬奉甘旨姊妹子姪咸聚一堂戲彩之樂至老
如一日奉先祀盡其誠敬待宗族無間親疎教子主嚴
接下務寬婢僕小兒或有撓衣以戲亦不呵止而閨庭
之間內外斬斬終日端坐不見惰容於人鮮許可遇會

可回學還福忠不易其操當官幹政亂不瀆其迹難貞
保哲爲一代完人逮際　昌期能得進退之正終見
聖心傾嚮朝野信服公亦感激殊眷殫竭忠赤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務欲引君當道挽回世敎末年際遇可謂
千載一時而不幸半途而稅豈天意耶噫余與公結髮
論交將五十年常時數日不見則思今公墓草宿矣獨
余踽踽人間尙忍爲此銘哉顧余辱爲公知已而雖公
亦謂余知已知公平生宜莫如我遂不辭而爲之銘其

銘曰君子之守學以充苟無學力鮮克終惟公之操不
變塞外雖寬和中則確半世羅讒困益亨屈以外庸治
龔黃投畀絶塞賊圍迫輟讀登陴譚笑却囚之瘴濱益
淬雪勇退昏朝不俟日否泰之際能自靖出處不苟終
始正明良相遇契昭融法筵陳誠動 聖衷殫誠建明
發慮憲所論術術皆經遠獨持風裁頹綱肅設教造士
文化郡講學宮與慮長一日無公識爲擴公雅所在

午領議政象村申公疾卒于城南之第訃聞 上震悼
不視朝者三日 教曰領議政以 先朝舊臣竭誠輔
國邦運不幸失此良弼予甚驚慟喪葬之需其令有司
準依禮式遣中使賻吊遣都承旨吊其孫遣禮官致祭
王世子率宮僚擧哀于外堂俄又臨喪次哭吊如禮於
是宗伯掌禮司徒治竈庶司庀喪其年九月十三日禮
窆于廣州治東乙向原太學士張公維撫公事行為狀
請易名之典 上賜謚曰文貞崇終之禮備矣公之胤

子都尉公既手書公之自叙又詮次公世系官序表諸墓顔倩大冢宰李公睟光之誌蔵之幽壙又以提學金公尚憲之狀纍然經杖跣以踵門謂廷龜曰先君執友獨公在耳敢徼惠公一言以不朽吾先子噫公之自叙都尉公之手書便是龍門太史父子臨絶之托不朽之業其在斯矣寧詎待不腆之文乃不朽公顧余顧藉公以不朽安犬公諱欽字敬叔申氏始出谷城縣至太師

氏左參贊麒壽之女丙寅正月夢大星入懷翌日公生
生有異表目如曙星幼時嬉戲不凡七歲大夫人卒于
松都未幾議政公又没哭泣秉禮如成人外王父參贊
公提而育之始授書聰儁絶人不煩程督文義日進宋
家故多書籍公入室静觀至忘寢食旣遍覽經傳子史
旁及象緯律曆筭數醫卜之書華聞大播名公巨卿多
来訪者十五委禽于清江李公諱濟臣之門清江號善

易公請益講至數卦淸江驚歎曰老夫不敢當師席矣十七八出遊場屋每擧高選儕流莫敢望焉癸未三司論栗谷文成公甚峻公之舅宋應漑爲諫長以彈文示公公見謂曰栗谷負士林重望攻之不可如是應漑默然羣從子弟謂公黨栗公譸議大行乙酉中進士第三生員第八名丙戌捷文科才名藹蔚而執政嗛前事補成均學諭乃出爲靈原川尋旋移廣州又除同學益然

者皆[illegible]

冗庭訴紛囂公令善書習事吏十輩齊聲白之耳聽手判無不中窾施罷不留時事以辦治相公歎服官軍與義兵弁張公製文曉之父老感涕悍將瞿然改圖癸巳春以持平赴召入謁永柔　行宮旋拜吏曹佐郎　天兵滿國羽檄交馳咨奏文書日累十函公左右酬應捷敏稱旨行人司憲奉　勅來遠接使李公恒福署公從事甲午陞正郎逆賊宋儒眞就捕　宣廟親鞫公爲問

事郎按問詳敏　宣廟目屬之獄完陞執義松江鄭公
以剛方積忤於時旣沒猶被齮齕同僚欲因事追論仍
網打一隊士流公攄實自効遽授司成俄充奏請書狀
官還授軍器寺正以御史巡按咸鏡道櫛垢爬痒疲民
賴蘇政府薦授舍人遷掌樂院正都元帥權慄辟爲從
事湖西賊李夢鶴擧兵反旋敗誅元帥欲盡殲餘黨公

[illegible]
謄寫古經周易公並劄進備陳人君體天行健之道
上優納又命纂春秋三傳合成一編公又進劄申以春
秋大復讐之義　特命陞秩示嘉奬壬寅拜禮曹參判
癸卯兼藝文提學　世子左副賓客同知春秋館事再
爲兵曹參判五爲副提學一爲大司成　命詞臣選東
國詩文　命儒臣校正周易公皆與焉乙巳自都承旨
加階拜漢城府判尹丙午朱梁　詔使之來爲義州迎

慰使還 特命撰皇華集序俄拜兵曹判書人謂公儒雅不習武事公能注措得宜案無留牘門絶私謁人皆歎服病遆拜禮曹判書有人上疏請追崇德興大院君倖相欲媚上使人来餂公意公正色曰此有先儒定論豈容異議問者色沮去事得寢戊申兼京畿觀察使宣祖禮陟以藝文提學徽撰哀冊文特加正憲拜判尹

野震駭初　宣廟遺教宰臣七人若曰死生有命聖人
之所不免但大君幼稚未及見長成願諸公愛護扶持
敢以此托之盖　聖心知有此變也至是兇徒論七臣
不即辨明削公仕版又有鄭浹者被逮奸人陰誅亂引
名公卿相繼就理公置對辭甚順直嫉公者亦不能加
害釋出歸金浦先壠下鑿池種樹為遊息之所以坎止
名窩左右書史探賾自適丙辰爾瞻等謀危　慈殿旣

殺永昌又追戮延興屍遂加罪七臣緹騎押公竄春川
公至配名其寓曰旅菴居謫五年不履戶庭辛酉宥還
金浦癸亥春我 上擧義反正湔滌錮籍悉召耆喆公
入朝即拜大冢宰兼兩館大提學銓注公明位著一新
七月拜右議政屬有上變獄 上趣起公詢以獄事公
力陳新化之日當先德後刑 上嘉納竟悉疏釋見宥
者僅同時入日吾爲國拜宣爲吾郎叅土劉論治道乃

[illegible]
責罵公公座中公上劄言下官辱大臣虧傷國體即移
病乞退 上召問叅開二宰臣對不悉 上下教切責
並遞三臣職屢遣使慰留公公復上劄請寢三臣之譴
未久並叙亦徇公意也憲府拘詰 慈殿下人之犯法
者 上命盡遞臺官又玉堂論一宰臣 上疑其黨論
將並竄公隨事劄論 上皆從之乙丑連珠府夫人卒
上欲行三年喪又欲自主喪公與僚相率百官守闕力

諍並用禮臣議丙寅別舉公掌試公之子若孫俱發解
公引嫌固辭 上以殿試無親嫌不許公黽勉入院考
校無所可否拆號公子翊全孫冕與焉俱稱得人適考
官之子有違限製呈者臺官因浮議請罷考官並罷一
榜人皆寃之公三上劄乞免 上再遣承旨諭以手札
曰卿立朝四十年無一點些疵今若副卿意則人謂予
疑卿卿若終始求退則人謂卿於予有憾須體予意

州公建言賊在我境將士逗遛請策勵副元帥以下嚴
兵躡後且發間使責以負約賊遂聽命撤還建請移粟
賑救遺民給種穀耕牛使之奠居設營將於八路俾專
操鍊束伍修安黃二州城械爲必守計七月進領議政
世子師兵後公私赤立公請在官者各出布以助軍需
出絮袘分給西民之無衣者民多全活柳孝立等謀作
亂公微聞其狀坐備局急招二大將伏軍城外伺捕按

問服刑者五十餘人諸囚供辭絲棼雲委公斷決風生
若燭照數計一毫涉疑悉傳生議中外快之獄畢 上
命錄功並及推官公與僚相力辭秖拜鞍馬之 賜凡
有朝請必先百僚備局之會鎭日晨往曰國事至此人
臣盡瘁而已其病痼也屬虜使在館需索策應皆關大
利害公力疾視事與還備局郎以 上敎收議公口號
敎行今詩首書之日之聲在疾間日寫使還吾畢矣口

有製進者即箧之曰服美於人吾自不樂癸丑之禍因首墨面寢苫於庭戊午廷請廢　母后不從者以死刼之都尉公問去就夫人曰吾雖憂畏豈可令汝為不義其通大誼如此公每言吾之得成拙約無大點汚者内相之助云癸亥正月卒于金浦庄壽五十八公没之後移祔于廣州新卜之山公之墓左凡舉二男五女長即翊聖尚貞淑翁主封東陽尉次翊全娶縣監趙昌遠女

女長適縣監朴濠次適文科佐郞趙啓遠次適 典籍朴
犄次適侍直姜文星次適參奉李旭東陽生五男四女
曰冕生貟壯元次昇次旻次最次昌女適洪命夏餘幼
翊全生一男朴濠生二男二女男世模世楷女長適李
壽仁次適林一儒趙啓遠生三男三女男晋錫龜錫禧
錫女幼朴犄生一男幼姜文星生三女李旭生二男皆
幼曾孫男女共若干人 [illegible]

絶世於人鮮許可見有營俗務逐勢利者若將浼然而肯次爽朗無城府未嘗腹藏人過遇可人輒傾心開款一定交終身不貳友愛敦睦出至誠寡姊同居三十年事之如母家庭無間言自以連婚宮掖恒加謹畏都尉親迎時舊第隘陋該官請依例繕修公曰廬雖弊足以行禮終不易一椽寢廡傾塌家人請治公曰國事未定何以家為恬於貧約絶無嗜欲未嘗以家事經心山蔬

佐脫粟亦不為苦不喜與人造請公退杜門蕭然一寒
士也遇患難益堅操履處貴顯尤戒滿盈在　經幄數
奏明剴居廟堂訏謨密勿見　朝廷過舉輒盡言不諱
得一善策必建請而行之愛惜人才多所奬進有不能
者專務掩覆常曰前漢之興隆在於風流篤厚恥言人
過又不喜紛更曰法　祖宗亦足治耳以故鼎革之初
才賢講明論議[illegible]

遇之深而用之專而嗇其年而使不久者天也此實斯
民之不幸古今之所同恨豈獨友朋之私慟也哉公之
文章本於六經操筆立成渙若不思而老成典重絕無
瑕點人謂文勝詩詩尤冲澹有趣絕摹擬洗蹊徑亦云
詩勝文要之兩臻其美居然一大家也少號玄軒又號
象村晩號玄翁歸田稱放翁在謫扁旅菴聞白沙李相
公之逝悼之爲文命曰玄翁自敘公之心事路寓於此

云所著有象村集三十三冊和陶詩三冊求正錄一冊
先天管窺一冊行于世昔公來自金陵一日謂余曰我
輩以文章致位宰相今俱老矣俯仰人世誰知己者吾
詩子選子稿吾序余謂微子孰定吾文顧余衰甚後死
之責子其任之言猶在耳已成千古烏能使余不悲噫
余不幸久不死銘諸友多矣每一把筆為之一涕孰謂

章隨遇拔萃忌者莫疵清名雋望羽儀于時中羅禍網
處困益亨詩書自娛大振厥聲運屬　昌明群賢勵翼
公來自謫朝野手額冢宰文衡虛位以授俄進端揆爲
朝德首不言以躬百僚矜式治本寬大民自受澤夙夜
靖共上憂公瘁公愈感勵輿疾視事公歿于位禮別故
常旣文且貞百世之光人惜其短我榮其長惟生有涯
惟令聞無疆

刑曹判書 贈謚文簡公冲菴金先生神道碑銘

幷序

嗚呼賢邪進退係世道消長士林之禍自古有之而未有慘於己卯己卯諸賢之前後死若竄者甚多而冲菴先生受禍最酷至今聞者心驚魄奪見有尋師友談道學者輒掩口而相戒曰不聞神武上變之事乎士氣萎靡而不振者殆數十年

徽惠子一言願子圖之噫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一不佞生晩常恨未得趨承下風於函丈之間今於不
朽之託安敢以文辭衰拙不足以自效爲解而重孫慕
用之誠乎謹按狀先生姓金諱淨字元冲冲菴號也新
羅敬順王之後六代祖將有版圖判書始家於報恩曾
祖諱滸平澤縣監贈都承旨祖諱處庸贈兵曹參判考
諱孝貞戶曹正郎贈吏曹判書妣金海許氏判官允恭

之女以成化丙午生先生生有異質俊穎出人學語便知文字未十歲已通四書一經不待提誨能自課勉嘗語同遊諸兒曰大丈夫生斯世偏小如此邦不足爲也慨然有登東山之志年十四中別試初試第一名辭以年幼不赴會試曰科擧之文不足學也沉潛聖賢書夜以繼日十五而孤持喪悉遵禮制事母夫人至誠色養十九中司馬二十二擢文科狀元旋拜正言選玉堂修

始之道澄澈光明如天地晦塞而開豁矣疏上臺官以
爲邪論力請鞫問事將叵測賴大臣之救徙配於報恩
之舍琳驛自是廷論角立至丙子始以先生言爲是交
章請放遂蒙赦還家即往嶺東遍踏名區仍入俗離山
寺讀書三冬無意仕官朝廷啓請召還丙子叙拜司藝
丁丑擢應教典翰皆不赴秋陞通政爲副提學陳情乞
免至於四五時靜菴趙先生與先生結道義交最蒙恩

眷移書敦勉 上亦召旨絡繹先生不得已赴 命拜
同副承旨轉至都承旨俄 命陞秩吏曹參判兼弘文
館提學同知 經筵事旋授大司憲行副提學同知成
均館事己卯以大司憲歸覲上疏乞解職終養不許
特陞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又兼藝文館提學先生血誠
控辭每日最起詣闕呈疏不許則仍赴公衙日日如是
治歲月而終不允惟至如兼帶兩館提學世所罕有人

脅召大臣夜起大獄先生與大司憲趙光祖等十八人一時收繫供畢獄具並當以死首相鄭光弼牽裾泣諫太學生三百餘人伏 闕號哭始許減死論先生杖配錦山錦距報恩百餘里先生之母病危劇告於錦倅乞馳往面訣還途聞金吾郎押移珍島即偕還配所權臣有修郄者論以亡命拿鞫置對獄中裂衣帛上三疏白見寃狀決百棍安置濟州翌年論者又起而甚之遂賜

自盡聞 命色不變呼酒快飲移書兄弟勉以善養老母作絶命辭以見志春秋三十六明年辛巳返葬于清州苦海山下曾所卜築之地夫人恩津宋氏進士汝翼之女無后取兄叅奉光之次子哲葆爲嗣 宣廟初退溪先生入筵中因 上問啓曰 中廟將興三代之治趙光祖金淨奇遵等協心賛襄四方風動見擯者搆揑罔打士流皆由南袞沈貞 上命奪袞貞等爵而豈

者不樂榮進常懷急流勇退之志雅好泉石每遇佳處
倘佯忘返蕭然有出塵之想奔義如不及疾惡若將浼
於書無所不讀一掛眼終身不忘文法西京詩學盛唐
雄健俊逸絕不沿襲陳言惜乎其在世苦短遺失又多
也時新刊近思錄多士求序跋於諸賢靜菴固讓於先
生其見重如此退溪答人書曰冲菴學問高於人一等
有此見識而終不得行其志豈不悲哉斯眞定之論也世

之論者或云己卯諸賢負荷太重設施無漸不能調適
時宜以至於此嗚呼豈其然乎　中廟立國於大亂之
後銳意更化一新汚習簡任賢才虛己以聽此誠千載
一時也士生斯世不遇則已遇則當盡所學豈可循常
守故苟焉而已若其倘來之禍福關時運係興喪天地
之有所憾於先生何預焉雖然天運無往不復是非不
時百年　列聖崇獎褒異勸以至于今爲

書

聖君注倚賢友輔翼若車推轂明良相遇契合風

雲夙夜經綸正色法筵必稱堯舜有言則信庶幾禮樂

將大有爲忌者蓋惎之潛吹蜮弩脅以三木彼讒罔極赫

日晝曀繁霜夏隕長夜泯泯界之何豈用之何嗇奪之

何速絶命之辭一國誠血萬古嗚咽惟玆正氣日揭星

明凜凜猶生有山蒼蒼有丘睾如考槃之墟樹之貞珉

芳徽如昨過者必式

吏曹判書贈領議政謚文簡李公神道碑銘并序

我 聖上即祚之初徵召耆喆以彰鼎新之政時則有
若芝峯李公杜門鶖村 上首起之數年擢為冢宰且
將相矣一日公公退暴風疾殆不興公之季子大司成
敏求上疏言臣兄聖求方任全羅監司乞遞職歸救父
病 上憫然許之馳遣宣傳官諭令毋待代急歸且命
御醫診治藥

禎無子子之忠藎事　兩朝歷敭中外卒官兵曹判書
後以公之從勳贈領議政妣文化柳氏封貞敬夫人淑
哲賢明有士行以嘉靖癸亥生公於長湍之衙舍生有
秀質端愨異凡判書公鍾愛特甚不煩提誨吐口成章
一日令作雪詩對曰庭前有月松無影檻外無風竹有
聲聞者驚以爲神童十六中進士初試華聞彌大己卯
判書公捐館哀毁逾制服闋又中初試時栗谷主文柄

見公製獎詡不已許以狀頭壬午登進士乙酉捷別試選捴院戊子薦入史局自奉教例陞典籍殿中庚寅歷正言戶兵曹佐郎知製教差　聖節書狀官還拜黃海都事禮曹佐郎復自正言選入弘文館爲副修撰移司憲府持平用薦拜吏曹佐郎公不喜馳逐名途白沙李公深相敬服曰今世之士絕意榮進而得銓郎者李某

龍而裁以大義匹馬奔問龍灣 行在即拜副校理九
月控疏乞訪老母存亡 上教曰變後北關聲問不通
李某可充使號宣諭德意兼察本道事情遂差宣諭御
史踰嶺抵明川得拜大夫人是時北路被奸民煽誩爭
先欵賊殺長吏據城邑拘執兩王子道路阻梗變且不
測公馳入軍中製檄文諭以逆順禍福聞者感動反側
革心義旅益奮一路大定癸巳復命三拜持平校理獻

納歷弼善掌令執義上劄條陳十弊隨 駕還都庶事
搶攘辭令沓委到手急就者多資於公甲午參鞫逆賊
宋儒眞錫廐馬承宣鈌命並擬資末准超拜同副承旨
陞至左副常兼承文副提調乙未拜右承旨兵曹參知
丁外艱丁酉制除拜右承旨大司成差分户曹管餉湖
南即日拜辭 上察其羸毀特命勿遣以進慰使朝京

廟見一節癸卯拜諫長兵議副提學校正史記纂又賜
厩馬拜吏曹參議時相欲以無賴子姪驟通顯路公持
之不許群臣上請尊號公獨不肯積不安力丐外得安
邊府使以病罷還丁未叙牧洪州逾年棄歸庚戌　宣
廟祔禮成以都承旨進加嘉善爲禮曹參判連拜諌憲
長皆卽辭遞光海世子服章未降差奏請副使旋加
階嘉義拜大司成副提學光海用術士李懿信言欲遷

都交河召宰臣雜議公率堂僚上劄斥其妖誕言雖不用事遂寢先海追崇所生遣使請冊命于中朝公上劄極論其非禮不報癸丑再除都憲皆不拜時爾瞻等嗾死囚起大獄殺永昌夷國舅因繫 先朝耆彦斥逐殆盡將謀廢 西宮公義不染迹逍遙散秩以避禍機四年中一拜大司成同知成均館事強起一謝而遆至丙辰出爲順天府使[illegible]

勸駕勢甚敦迫禍且不測公不少撓蹔至京即還癸亥
反正初拜都承旨弘文提學大司諫吏工曹參判甲子
适變 上南狩輿病扈 駕還遷大司諫用其勞進階
資憲製 大妃玉冊文特加正憲四拜大司憲歷左右
參贊同知經筵春秋館事工曹判書上劄陳懋實十二
條縷縷萬餘言人以爲中興第一封事 上優批略曰
所陳無非至言格論嘉卿愛君憂國之誠敢不服膺力

行丁卯奴賊猝逼畿黃 三宮移駕江都 世子受委南下 上命老病朝臣任便隨往時公之長子以政官名在分朝次子爲養方任林川所親多勸公往南公毅然曰人臣一息尚存豈敢避危就安遂赴 大朝拜大司憲時賊退百度草創後進多務紛更公常言天下本無事遵先王而過者未之有也今屢經喪亂人心靡定

[illegible]

乃已卽此亦衰世罕見及疾革諄諄口中語恒以未卽
釋重爲疚應受雇直戒家人無納持操之潔不變於死
生之際又然也公天分自高不待師承清明在躬志氣
精詣莊重溫雅不露圭角少好觀書諸子百家無不領
略其宗旨晩悉屛去專精聖學嘗著學戒以自歎曰一
落科臼遂爲文字所誤虛度半生思欲洗滌舊習以求
向上工夫而日暮途遠難望有成是知進德修業須在

早年云戊辰元日著自新箴曰人苟得新雖老維新老
何由新維學能新遂以是年觀化人始知公平日省治
之功至老不懈也常曰簡以制煩靜以制動八字終身
服膺云論議正平不事交游人不敢加以標榜雖世論
乖張危機屢發而公自超然於文罔之外一室圖書整
襟端坐終日穆然未嘗見其惰容雖家人孺子亦未嘗
口以履語恒謂人之處世[illegible]

恩義親黨之窮無告者咸歸焉公一生沉潛翰墨自娛
文出六經詩學盛唐冲澹雅麗自成一家言門路旣正
深得作者之風十年閑廢著述甚富凡遇無聊不平必
於詩發之三聘 上國吟洒不倦嘗與安南琉球使臣
遇於 帝京雖重譯不通同文相感見公之製無不稱
頌珍莊歸國家誦戶咏詑謂日本被擄人曰俆知朝鮮
有李芝峯乎其詩見賞於海外如此云所著詩文三十

二卷采薪雜錄讀書錄解警語雜編各一卷秉燭雜記
剩說餘編昇平志各二卷纂錄羣書五部二十五卷芝
峯類說二十卷藏于家夫人安東金氏都事大涉之女
淑哲端莊配君子無違德生於丁卯卒於乙卯得年四
十九公悼其早歿摭嘉言懿行自爲誌而藏之墓墓在
西山與公同塋舉二男一女男長聖求吏曹叅判次敏
[illegible]

不欲盡其有言若不能出諸口而及觀其發施於事者
其才有不可及其義有不可犯其守有不可奪者斯固
天得而得之學力者尤多九原難作吾誰與歸遂爲之
銘曰
惟氣之灝惟質之美公稟其全粹然不滓養之以恬積
其和平如春之温如玉之貞發爲文章煥乎風猷試之
經濟學與才優色擧危朝超然機穽蔚際　昌期終始

自靖槩公平生藉古之力鼎席詞壇朝望咸屬盛名之下能全者難存順沒寧益見其完惟不大施施之於辭曷云不施雙璧在玆

左議政慶林府院君贈謚忠翼金公神道碑銘幷序

歷觀自古帝王之定大業戡大亂者必有龐臣碩輔出

尊義之女生二子長慶元文科節度使季卽公生於嘉
靖甲午中戊午司馬辛酉及第直學都憲及節度公皆
狀元及第而公亦屢占解魁竟中甲科探花人稱狀元
家例授直長卽選玉堂爲正字陞著作博士李樑秉國
公與節度俱被斥罷樑敗命別叙敎曰玉堂闕員以金
慶元兄弟擬差卽拜副修撰出入正言獻納持平直講
校理充書狀官還拜修撰戊辰巡按咸鏡道條列山川

形便防備事宜刻之高山館壁以持平召還道拜鍾城
府使進階通政爪滿移東萊府使盖欲試之邊遠將以
大用也自判決事刑曹參議又出爲羅州定州牧使旋
拜義州牧使特加嘉善言官論其驟陞　宣廟敎曰將
爲節度使之人不可改也無何果自義州移鎭兵閫踰
年入爲戶曹參判出爲全羅監司朝廷方議以監司兼
全州府尹公狀啓辭職且言府尹[illegible]兼[illegible]請[illegible]

使未久拜八道都元帥 大駕西遷都人大潰公墨衰臨戎退守臨津召集散兵設柵防灘形勢稍張賊不敢遽逼公亦按兵不動朝廷疑其持重遣使督之諸將渡江遇賊伏大敗申硈劉克良皆死公馳到津口收餘兵左次及賊陷平壤公駐劄順安賊游騎日來斧峴公晝夜不離行陣衣不解帶分布諸將於要害以扼賊路以衛 行在賊不敢西 天將史儒輕進而敗一路大震

皆言賊兵且至時　大駕方駐灣上或請公亟報行朝公止之曰少待的耗非晩俄聞賊毋動軍佐咸服防禦使金應瑞知朝廷戒進兵屢牒請戰以試公公惡之手署依牒施行巡察使李公元翼在傍愕曰公何不禀于朝而徑許戰耶公不答旣而應瑞出兵徘徊不見賊而還公亦不之問但私謂李公曰此子心膓不直愼勿輕

公論韙之居數月鼎席缺　宣廟教大臣曰金命元寬
厚有容白首勤勞王事予欲卜相如何僉議咸允卽日
拜右議政明年陞左轄又明年壬寅卒于位春秋六十
九自始疾至卒醫問交道禮葬高陽大慈山酉向原太
常議易名之典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深遠曰翼贈謚忠
翼公娶清州韓氏戶曹正郎綰之女領議政效元之孫
女也賢有婦德生三男四女男長守愷無後次守仁出

後於節度公生一男一女男南挺女適黃坤載次男曰守廉益山郡守生一男女男南重禮曹參議女適正言沈東龜女長適縣監南復始生子鎮縣監次錫參奉次銑文科海州牧使次女適宗室文城君健生子始林正女適縣監具仁基次女適崔尚鎮生男茂義城縣令公資稟凝遠器識寬平自幼已有大人氣度中心樂易與

南急倭則公南銜人物掌邦政非公不可則公入判兩銓宣王化鎮邊民非公不可則公出秉閫鉞國家以公輕重者殆四十年及其忠勞著於中外望實孚於朝野則金甌之卜乃出於 特簡此尤異數也領相李公恒福以詩語去位公於筵中竭誠陳辨讒者欲並擠之公不以介懷人服其量早習兵書頗事弓馬而不以將才自任庭對之文寓興之詩傳誦膾炙而不以詞翰加人

其韜晦又然也噫公蒼皇受命於國事已去之後以烏
合獸駭之卒當舉國滔天之賊徒以忠義感發士心遮
遏賊勢卒能協助 天兵恢復疆土國之中興其誰之
力歟而終身不掛於口嗚呼公真長者也銘曰
偉哉忠翼遇我 先王擢自經幄歷試邊疆經營內外
績日以隆豈公盡能 宣廟知公逮遭大難天步艱危

祖諱輯贈左承旨曾祖諱解贈叅判祖諱起昌僉知中樞贈兵曹判書考諱汝霖禮曹判書謚景安公妣昌寧成氏聃命之女以正德庚午生公公諱絳字絳之自幼嗜學砥行中辛卯司馬辛丑文科選補槐院俄薦史局爲檢閱轉承政院注書聲望藹欝陞遷典籍卽薦天曹爲佐郎正郎又薦中書爲檢詳舍人出入玉堂諫院憲府前後七八年間歷敭殆遍或至二三癸丑自弘文館

直提學陞拜同副承旨明年由兵曹參議出按湖南入
爲大司諫吏曹參議時新經乙卯倭變朝廷方軫邊事
兩南缺方伯　明廟命大臣兩銓會推才臣　御筆除
公嶺南觀察使秩滿拜大司憲戊午以謝恩使朝京未
還　特拜平安監司政成復長憲府公素與尹元衡有
郤適林百齡議謚起元衡以公伸救乙巳罪人欲因以
羅織[illegible]

賜祭賻其年葬于楊州新卜東踰嶺丙向原夫人主簿
南崇元之女生二男長曰㳟郡守次曰涵進士繼室貞
夫人李氏無後先公歿公歿之六十五年公之曾孫執
義省曾以公之姪杞城府院君議政公之狀若誌來請
余曰我祖事行志節有足聽聞而墓道尚闕顯刻子孫
之責也以吾獲私於夫子敢以諸孫之願徼惠子一言
以不朽吾祖噫余衰落久抛筆硯懼不足以揄揚先烈

重孫諸君之意既屢辭不獲則謹就議政公之誌而叙之錄其子孫于陰如右公資性忠厚器識寬弘自幼磊落不羣蔚然有風度外雖方嚴中實坦朗無城府論議正平不爲詭隨初持一心未嘗變易奔義如不及避權路若浼非其人雖達官貴戚不直視當官處事務存大體先撮其綱所至成績義州舊無城堞公爲平安巡察

害施罷不竢日屢按重鎭備諳邊情故能得吏士心而
事易辦治此其設施之著於吏績者也當妄老熾凶焰
公之父景安公抗論斥之遂爲所中七年放逐庇仁村
舍公亦廢科不離側安老黜景安公召還公始赴舉即
捷辛丑大科時陳復昌用事公惡其傾議有不合輒正
色折之至作詩以嘲之人皆爲公憂之公略不動旣律
已甚嚴恒負重望雖以安老元衡之凶倨復昌之憸毒

不得遽下手但切齒鼓吻思一甘心於公而公自守不撓常曰吾無寸長立朝三十年免踏貴戚權勢家蹊徑云嗚呼威武不能屈其志禍福不能易其操常恨世無其人公豈其人耶銘曰

僕射遠孫尚書父子襲訓于庭士而守志登朝正色籍甚臺閣讒排譏佞矢不濡迹幾碎于齶幸燭其姦 聖

宗胤監察贈吏曹叅判考諱忠貞司藝贈左叅賛叅賛

公娶驪興閔梗之女生公於嘉靖乙酉中丙午進士己

酉文科補槐院薦史局陞奉教遷禮兵佐郎俄拜正言

獻納選玉堂爲副修撰以書狀官赴 京還丁內憂服

闋拜正言持平時士類持淸議專務激濁羣小之見擯

者謀起大獄將先殺金弘度金虬公於臺席抗言救止

即被劾罷逾年始叙又差書狀官時韃靼梗路柄臣欲

置公於死地也復 命自兵郎拜奉常訓鍊僉正出爲
江陵府使乙丑棄官歸未幾姦黨退黜薦檢詳舍人歷
掌令司諫執義司藝司成校理應教殿庭試加資通訓
累遷禮賓軍器司僕寺正丁卯以山陵都廳陞資通政
俄拜同副承旨陞至左承旨出爲江原監司秩滿拜大
司成戶曹參議壬申以千秋使赴 京還拜大司諫兵

八年終葬卜公墓之西一里許有二男長曰善餘早有
才名官止禮曹佐郎世至今稱之次善徵蔭仕通政副
護軍善餘娶掌令俞大脩女生二女長適生員尹珵次
適縣監安應仁無子取宗姪得元子之中進士善徵娶
廣陽君安滉女後娶副提學洪仁慶女皆無子側室生
三男得容得謇得完尹珵生四男三女男長益亨進士
次泰亨豊亨晉亨女長適掌令金德承生男幼益亨生

四男安應仁生四男三女時秀時好時雄女長適李焴次適李楚望次適成後聃公清方雅秀符彩絕人望之儼然卽之溫溫如玉孝友出天大夫人之喪公方九歲衰絰哭擗悉遵禮制見者驚異性素清儉食一肉飯脫粟居恒不受餽遺門無雜人與人鮮許可不喜交遊先後輩士論雖或携貳而公常中立不爲偏着人亦不敢

汝之城主詆斥乃爾耶左右色沮公自幼嗜學於書無
不涉獵過眼輒記尤邃於易學頗有自得之妙屢爲論
思之長恒進講論專以懋聖學爲法筵第一義討論易
傳奥義羣臣莫能難 上深加奬歎特有禮判之除公
聞命愀然曰此古大宗伯之職布衣之極也旣屢辭不
獲乃益淬勵奉職修明教化庶幾禮樂無何棄世噫天
何奪之速耶余雖邈焉後進隔隣瞻想素矣敢辭銘爲

銘曰

士重始進貴乎不移公惟秉正視禍如歸知人固難矧能先幾公惟早辨逆析奸窺既貞且掊昧者自伏是公學力蓋得之易惟短不施古今同惜寶盖之山有氣蜿蜒欝而不舒者玆惟大宗伯之阡耶

贈領議政羅公神道碑銘并序

可托爲後死責者亦唯閣下在願閣下賜之一言噫公
之墓木已可材矣余安得不老且病乎而尚堪載筆公
之石而爲公之重耶顧義有不可辭者按狀公名級子
升字也羅羅州大姓高麗侍中天瑞有大功封安川君
遂爲安定人安定卽比安號也曾祖諱世傑昌陵叅奉
贈司憲府持平祖諱灦官卒典籍贈弘文館校理考諱
允忱成均館學諭娶全州李氏別提元紀之女生公於

嘉靖壬子中丙子司馬薦授社稷叅奉赴大庭對策乙
酉中明經甲科例拜尚衣院直長陞漢城府兼叅軍選
入騎曹爲佐郎正郎一爲典籍司藝持平弼善軍器宗
簿内資奉常司僕等寺判事再爲輔德三爲文學掌令
莅外則監茂朱縣守韓山郡公廣州平山牧府使以公
宣武從勳追贈都承旨後以學士從勳累贈領議政兼

之適謹六姊妹皆貧多子女要與同居衣食共之任州
郡庄所所穫悉妹甥取食不待餘爲後計婚娶公皆備
辦族黨無親疎待之以誠與人交不設畦畛遇可人輒
開心歡飲人無不傾倒家貧屢空處之晏如無一畝於
野無數椽於京僦屋蕭然不蔽風雨及卒喪祭斂殯皆
相識者事之吊者哭之皆哀盡會葬送迎者累千人此
亦可以觀公之德之入人者深矣公天賦樂易純善無

惡未嘗飾貌軟語見人過專務覆蓋之居平接物唯直
柔耳未見有大異於人者而及至邪正是非死生夷險
之際其剛不可及其義不可奪者如此其在臺憲彈擧
無所避王子縱奴敺人公嚴刑幾斃諸僚縮頸莫敢言
戊己年間逆魁汝立新負朝望人爭趍競勸與同訪公
曰曾見其眸子必大奸慝終不一見倭亂之初作宰韓
[illegible]

左右撫循朝夕視餔所全活幾萬人方伯責以擅用國
穀公曰穀可得民命不可續且齎盜糧非計也乃辭疾
去官未幾倭賊猝至倉儲尚餘累萬石悉附賊燹至丙
申陳遊擊于媾賊至釜營伴臣夜逃賊大怒因遊擊將再
犯京師大震朝廷擇伴臣六易乃歸公公在外聞 命
過家不入直詣闕拜 命公時有老母無兄弟羣議不
忍遣公曰出身事主危難敢以親辭乎卽日辭朝赴賊

陣白沙李相以接伴使駐境謂公曰聞賊已殺遊擊可
觀勢進退公曰我承 命入賊營死生天也何可坐此
觀望李相義之賦一詩以送公散遣從行家僮曰吾死
職耳汝輩俱死無益賊聞公至張兵六十里白刃森列
脅公入囚門公奮罵曰我是使价不當入是門賊觀公
動止安閑略無怖色知不可屈開正門以入卽放陳遊

贈領議政延城府院君李公神道碑銘幷序

延平府院公一日抵余泣而曰先公之亡吾年始一周今吾八十矣先妣之亡吾官纔州府今位極人臣矣生不識父顏祿不及榮養終天之痛曷有窮已先公生於嘉靖庚辰卒於戊午得年三十九先妣生於嘉靖壬午卒於萬曆壬子得年九十一距先公之亡已五十五年矣不肖孤於序最季諸兄皆弱不振先公平日志行無

從知記先妣常語不肖孤曰汝家族大先舅牧使公以
已卯名人賢聲藉甚諸子姪皆能謹守庭訓人謂汝家
法家汝父聰頴異凡兒孝友出天植牧使公甚器重之
常見汝父奉子職之外杜門讀書不事交游唯與判書
吳祥承旨柳希霖相友善許以知已爲忘形之交恒以
養菊爲居家之樂頗有悠然自得之趣其於生産作業

其廉謹識理如此府院公又汪然大感曰先公懿行嘉言想不爲不多拾聞於先妣之所詔者若此而止不肖孫老且瞶誠恐一朝溘然并與拾聞者而墜失無傳墓道尚闕顯刻治石以待久矣敢徼惠公之一言以不朽吾先公噫公之先公余之再從兄也雖年序邈然未及叅拜嘗聞吾先子之言矣敢以先今所記睹者詮次其槩而並叙世系及子孫如左公諱廷華字某不仕早卒

以府院公之貴累贈純忠積德秉義補祚功臣大匡輔
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
春秋館觀象監事延城府院君世傳延安之李來自唐
中郎將李茂以蘇定方副將平百濟留仕新羅賜籍于
延安後分爲三宗譜牒逸莫可攷麗朝有諱賢呂判府
監是其遠祖四傳而至諱孝信版圖判書生諱宗茂戶

曰資次曰貴曾府院公女長適侍直元虎武次適監察

俞大儆次適蘇千善寶生一子三女子時達縣監女適

生員林逸次適呉悌甲次適生員柳秀春賨生一子一

女子時敏主簿女適都正洪汝翼資無子時聃爲后府

院公娶張旻之女生三子四女男長時白延陽君今江

華府尹次時聃通政金堤郡守次時昉延城君女長適

金自兼無后次佐郎邉慶胤次修撰金卨次縣監金慶

餘元虎武生宗植宗植生履吉皆縣監女適縣監李昌
源俞大假生三子二女子俞孝曾友曾悌曾孝曾子栻
悌曾有四女一子幼女適吳以寬生子燦判官次適虞
候蘇蕙生二子二女子尚謙尚賢女長適陳淪秫逸生
二女長適縣監鄭崇行次適朴漢亮時達生二子三女
長博次悌女長適金鏡次適白弘濟吳悌甲生子慶長

二子一女幼嗚呼盛矣夫爲善而無不報者天之道也不于其躬則昌其後者理之常也我李積德百年代有聞人子孫雖貧且賤率多良善拙朴未見有傾巧詐僞之態是盖祖先之遺也議政公以名父之子惇行孝悌自力爲善沖澹守志不求人知雖命途若短潛德隱行世未及知而天已先知故至於府院公始大發焉府院公在襁褓已失怙早從師友能自樹立慷慨好議論

常慕古人奇節不事細行曲謹卒能辨孼天浴日之功
勳名 辰世朝夕且將入相諸子皆謹厚以忠自顯祗愼
事職金貂映座袍笏滿床府院公之福祿盖未艾也天
之報施善人懸契不爽有如是夫大夫人雖早寡恒以
禮法訓子弟府院公中壬午司馬又以安山郡守中癸
卯文科板輿之樂喜慶之逕世皆榮之而府院公歷典
[illegible]

耳嘗隨其末已寡惟先前多但與叔凡我子孫宜知所

自

殷之亡也三人之行不同而孔子並稱三仁朱子以爲
易地則皆然臣竊嘗以謂箕子之諫紂在於比干之先
而紂之囚而不殺天爲之也武王之不封於他方而封
於朝鮮亦天也何者天以河圖授伏羲而八卦之變猶
未著文王囚而始演易彖天以洛書授神禹而九疇之
數猶未明箕子屈而始叙洪範天人之妙於是大明而
帝王爲治之大經大法得傳於天下後世使文王不演

易箕子不叙疇則河之圖洛之書特一未竅之混沌耳天之授義禹豈端使然哉茲非天意而誰歟且天生蒸民必降聖賢作之君作之師以遂其生以立其教羲軒堯舜之教中土是已我東雖僻亦天民也而曰自檀君人文未彰泯泯棼棼倘微箕子八條之教則終未免爲左袵之歸箕子之教東方是猶羲軒堯舜之教中土蓋有不可歸而已者此人非天意而誰歟[illegible]

從來久矣倘使箕子之教不有以先之則後雖有孔子之道其化豈易以入哉然則我　國崇報之禮當與孔子並隆然而享祀之制不廣立後之典尚闕誠欠事也豈亦有待歟我　殿下嗣服之三年萬曆辛亥本道士人鄭昱等抗疏言史稱箕子之後傳四十一而至準爲衛滿所逐馬韓末有孱孫三人曰親其後爲韓氏曰平爲奇氏曰諒入龍岡烏石山以傳鮮于世系韻書曰鮮

于子姓周封箕子于朝鮮支子仲食采於于因氏鮮于

綱目稱箕子封於朝鮮其子食采於于因姓鮮于趙孟

頫贈鮮于樞詩曰箕子之後多髯翁鮮于之爲箕子後

不旣章明較著乎洪武間有鮮于景者爲中領别將其

七代孫寔自泰川來屋殿側今十年請以寔守箕子祀

殿下重其事命禮官詢于大臣且令本道採訪覆啓事

皆有據其議或以爲可遂以鮮于氏之爲箕子後[illegible]

憾此實扶植彝倫挽回世道之一大機會嗚呼盛矣始
萬曆丙子本道士子慕聖師之遺澤立書院於府西南
蒼光山下設講堂名曰洪範以爲多士欽崇講明之所
歲戊申冬 命扁額曰仁賢至是觀察使鄭賜湖上聞
曰今茲箕殿揭號立後致祭是數千年來所未有之盛
舉一域臣民擧歡欣聳動有若重被父師文明之化咸
願勒之貞珉以揚闡休乞 命儒臣備述前後事迹庶

幾表著觀瞻傳示無極　殿下曰可遂　命臣叙之臣
適忝禮官與聞末議而獲觀曠世之典承　命秪慄不
敢以文辭淺陋不足以自效爲解謹拜手稽首而獻銘
銘曰
天錫大範神禹則之以傳殷師殷師嗣興蒙難乃闡人
文始顯爰叙彝倫以承聖問寔維帝訓既師武王錫民

意洋洋猗歟我　王聖謨其承貢我中興隆典畢舉縟
儀彬彬千古一新於乎不顯文在於玆沒世之思

皇明都御史楊公鎬去思碑銘并序應製。

皇明有天下二百五十年政刑修明姦孽屏息四方無
虞民物乂安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盖其治以博施濟
衆爲仁柔遠字小爲德誅暴討逆爲武故凡化之所漸
威之所加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薄海内外無有遠邇悉

主恣臣惟是日本一域負其險遠不奉 聲教跳踉夸
慢自帝其國 天朝治以不治擯不與覆載之間秀吉
簒其君自立專用暴力虎吞諸島爲雄旣窮兇積悖乃
恫疑虛喝靡所不爲歲辛卯遣使致書詗我虛實將欲
假途入犯脅以逆語我 昭敬王據義斥絶具奏馳聞
越明年賊遂傾國而來屬久安備弛民不知兵猝遇狂

破閑山放兵四刼奏聞羣議盈庭久而靡定 皇帝赫
怒雄斷命選文武全才委以東事時遼東布政司叅政
楊公鎬居憂將釋位廷議以爲非公不可有 詔特起
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經理朝鮮軍務是年七月公
提偏師渡江到平壤聞賊陷南原直上先鋒已廹畿南
公移咨我 昭敬王令修繕京城固守毋動卽日兼程
疾馳軍吏諫勿輕進不聽遂於九月初三日入王京與

提督麻貴以下諸將上國都南山張軍樂布號令夜挑選精壯募各營驍將前往迎賊又令二千騎爲後援公與我 昭敬王渡銅雀津審守禦形便初七日諸將遇賊於稷山一戰大捷斬首累百級鏖殺先鋒賊將諸酋大挫直走海邊巢幕行長屯順天清正據蔚山東西列郡盡爲賊屯公貽書邢總督定議先攻清正以斷賊左臂先遣麻提督以下諸將擁兵而南[illegible]

二十二日公遂進陣賊壘十里外少出兵誘賊賊悉銳追之公與麻提督督諸将合擊大敗之斬一千餘級獲其勇将僵屍布野日暮劉營休軍翌曉公親上陣薄戰炮烟晦天旗彩耀日各兵乘勝齊喊海岳皆振用飛炮火箭亂燒賊幕遂拔倴鳴亭太和江兩擁賊焚死者無算盡獲器仗輜重清正僅以身免走保島山悉力死拒城峭險士皆蟻附仰攻壁堅未易拔公令各營分兵迭

休圍守數亟賊衆渴餒多斃清正閉壁不出屢乞降求
緩師公慮其詐不聽攻之益急期殲盡乃已賊每夜出
樵汲公令本國將金應瑞伺捕無遺類日不可勝計如
是十三日賊益窮慼軍吏競賀謂清正就縛在即會天
寒大雨路沒膝人墮指士馬多飢凍死賊援大至將繞
出軍後公密察事機麾諸軍退舍身自爲殿賊欲追躡

胷次豁然臨取予信義秋霜御事明快未嘗有依違熟
軟態飭躬峻潔人不敢干以私入國境比還無絲毫累
行厨自供雖一菜必與之直臨機料敵若執左契而决
江河軍中肅然不聞急步疾呼公之還也都中男婦老
少莫不啼呼攀挽爲立石以思之至於深山窮谷亦皆
憮然相吊若無所依信乎仁人之澤入人也深矣夫仁
不必義義不必勇勇不必智賊迫漢南都民荷擔立喘

惴無朝夕計單車赴難冒入危城能破方張之賊於談
笑之頃如其仁如其義也島山之役身被堅執銳垂餌
虎口與死寇血戰遂拔二大柵囚巨魁於一穴如其勇
如其智也雖天時不助大功未完而威震海上老賊氣
死此近古以來所未嘗有也賊中亦相歎嘆至畫　天
兵攻島山圖傳看於日本可見軍容之盛用兵之壯能
使敵[illegible]

以彰公績也我 昭敬王慕公之深命求公像於燕京
閱歲不能得今我 王嗣位購募益切歲庚戌始得之
遂爲生祠以祀之乃命太史臣廷龜書其事于石臣承
命悸恐上闇門辭謝不獲命遂叙公東征事跡如左而
系之以銘銘曰
噫噫前歲島夷狂猘乘我不戒豕顚遼燕迸鋒滔天目
已無鮮赫怒我 皇天伐用張止亂存亾勝之平攘賊

乃大創　皇威遠暢渠魁逋誅窟彼南隅再肆兇圖師
老而疲告功不時賊反乘之悉衆四搶盡鋭北上聲生
勢長公時受　命義先急病一新戎政都人恟懼望公
來撫若大旱雨謂公于于公疾其驅風霆載途談笑危
城決敗算成胃萬甲兵蛇豕其奔林威退屯國命再存
島山之賊曰宜先擊滅此朝食麻劉與李三路元帥桓

激公之東下躬約以化不威而怡云胡不思公實生之
攀慕莫追漢城之陽有祠輝煌公像在堂白羽綸巾立
髮嚼齦含噫未仲英姿颯爽鎮我保障沒世瞻想勒此
貞珉事與名新萬古精神

重峯趙公金浦故宅碑

壬辰八月錦山之戰重峯趙公父子與七百義士同日
死事聞 先王震悼贈公吏曹叅判又 命廩其母官

其子完堵今 上之撫軍南行也召見公之子遣從官
致祭復役減租又甲辰 先王賜祭加贈今官逮今
上卽位之明年聽建書院祠 賜額曰表忠俾春秋祭
于祠始公之殘麾下士收七百義骨卽其地作一塚竪
石其側名之曰一軍殉義碑旣又諸生以金浦公故宅
相與謀石樹于墟遂撮公平生言行及擧義事跡屬不
佞曰[illegible]

恩上疏請革燕山朝貢案立魯山後旌表六臣禁制
王子第宅丙戌上疏伸救牛溪栗谷先生及朴思菴鄭
松江諸公寢不下再疏益論朝臣朋比丁亥又上萬言
疏仍論鄭汝立兇悖比之尋遲觀察使格之不以聞時
秀吉遣使來覘公徒步上京并前未達疏以進言秀吉
弑君宜斥其使己丑持斧伏闕上疏極論宰臣誤國三
司論竄吉州冬鄭逆謀發以公有先見　命放公公在

請聞 朝廷遣使日本上疏極言其不可辛卯賊使至
公又疏陳秀吉必背約構亂請斬玄蘇義智首上奏
天朝嚴兵以待不報仍叩首石礎血被面觀者如堵或
譏其自苦公曰明年竄山谷必思吾言又以一疏辭朝
並進自草奏文及諭琉球對馬島等書痛哭出都門及
壬辰聞難卽與門徒欲西赴 行在道梗不果行見巡
察使力請討賊宣敎導吉入道辭官散則義士合集得

稍稍散去只七百義士願從之公慨然移軍向錦山曾與湖南巡察使權慄約以十八日齊擧慄移書改期而公未及知是日蓐食傳發或言賊鋒銳甚且衆宜按兵相勢以輕嘗大敵公曰 君父何在敢言利鈍賊詗知兵無助乘未備而逆之簞野而陣分兵爲三迭出以肆之公下令曰死生進退毋愧義字士皆惟命力戰終日賊三北幾潰而我兵已矢盡無可爲會日且入兩軍不

相見吏士皆無人色而公意氣自若督戰益急賊悉銳
攻之帳下士挽公請跳公笑解馬鞍曰此吾殉節地男
兒死耳不可苟活援枹鼓之士爭直前無一人旋踵短
兵接空拳搏亦無一人徒死雖衆寡不敵全軍盡歿而
賊死過當勢大挫收餘兵運屍哭聲震野遂與茂朱屯
賊皆遁湖西南賴全翌日公之弟範尋公屍則公死於
其下將士環公死[illegible]

止之曰來時同班敎我云趙某賢者必不留汝必以夕抵家令夜治行所以遲暮而至公曰　君命不可宿徒步夜發嘗遊大屯山寺一日對食推與房中四僧曰明年有變我必赴難今日共此飯者可來同事僧唯之而陽應曰諾後三僧皆與公同死而其一病未赴說人如此云申恪宰延安公貽書曰明年必有倭難延是三國時城守剋賊地君以武將守土宜速浚壕增陴爲死守

計恪雅重公卽治守禦具如公指後李公廷馣果以此
城却賊壬辰四月聞東南有聲如巨雷公驚仆曰此天
皷也賊必渡海矣及起兵嘗夜觀天象北向拜哭良久
又仰天而曰吾以爲禍及　行朝更察之二王子入北
者其獲於賊乎門人識之賊渡海王子被虜皆其日也
公始遊土亭門晩從牛溪栗谷講論周易便師事之不

以毫髮恕人宜其流竄困厄不容於世也然不如是焉能成就此哉況其高見達識可質神明愛君憂國出於至誠使公之志得展於當時則經濟事業亦可想見而終於伏節一上而止惜矣惜矣嗚呼雖使公言行計用顯寵一時視如今聞公名而髮立讀公文與遺事而膽裂韡韡精神亘萬古不死者何如哉終不以彼易此銘

曰

烈烈趙公稟挺特兮培深植固行也獨兮自信其中不
求知兮必背群馳矧敢隨兮愈躓愈堅困而亨兮屢疾
其呼衆聽驚兮先知逆見若燭照兮孰信其然譁而笑
兮以性而行得之天兮不駭危機神益全兮衣車赫赫
視弊屣兮首碎不悔遑恤毀兮逢時孔艱得死所兮仗
劒一呼從義旅兮疇遏公誠一團血兮集義爲兵用不

余不識釋家津筏故平生不喜談釋非故有意於排釋也顧以文字竊虛聲主盟騷壇三十餘年矣釋子之逐名求詩者日踵門如遇閒僧韵釋輒欣然應之亦非故有意於耽釋也余年尚少已聞休靜師之名其詩多傳誦人間恒願一見而不可得松雲惟正卽師之傳法沙門也其渡日本也數訪我於京城我之赴燕山也贈詩於清川江上亹亹說師窮日夜不倦是時師之亾已數

年矣緬挹清芬時往來于懷一日公退獨坐聞有三僧
拱立於外呼使之前乃師之弟子孫真彥機雙仡也出
示笈中書云是清虛堂遺稿仍叉手而拜曰吾師道業
有足傳後而雲山深寂恐久益泯泯敢以門徒所記載
者爲狀宿齋緘封千里來獻願得相公一言鑱之于石
以不朽吾師余曰爾師之道以無爲有以虛爲實不待

所事乃如是夫按狀師法名休静字玄應自號清虛子
以多在香山故又號西山俗姓完山崔氏名汝信外祖
縣尹金禹得罪燕山朝謫居安陵遂爲安州人父世昌
鄉舉爲箕子殿叅奉不就詩酒自娛母金氏老無子一
日夢一婆來曰胚胎丈夫子故爲阿婆來賀云明年庚
辰三月果誕師三歲父於燈夕醉卧有老翁來謂曰委
訪少沙門耳遂以兩手擧兒呪數聲摩其頂曰以雲鶴

名此兒言訖出門莫知所之以故小字稱雲鶴與群兒遊戲或立石爲佛或聚沙成塔稍長風神英秀力學不懈事親至孝主倅愛之九歲母亡十歲父歿伶仃無所依主倅携至京就學於泮齋鬱鬱不適意與同學數人南遊智異山窮覽形勝探賾諸經每愴早失怙恃益感死生之義忽得禪家頓悟法遂聽法於靈觀大師剃髮

廟知其寃立釋之徵詩稿覽之嘉歎御畫墨竹賜之命
賦詩以進師卽進絶句 宣廟亦賜御製一絶賞賚甚
厚慰遣還山壬辰 大駕西幸龍灣師卽伏劒進謁
宣廟敎曰世亂如此爾可弘濟耶師泣而拜命請曰國
內緇徒之老病不任行伍者臣令在地焚修以祈神助
其餘臣皆統率悉赴軍前以效忠赤 宣廟義之命爲
八道十六宗都摠攝諭方岳禮遇之於是松雲率七百

餘僧起關東處英率一千餘僧起湖南師章門徒及自
募僧一千五百合五千餘名會于順安法興寺與 天
兵爲後先以助聲勢戰牧丹峯斬獲甚多 天兵遂克
平壤復松都京城賊宵遁師以勇士百人迎 大駕還
京都 天朝提督李如松送帖嘉獎有爲國討賊忠誠
貫日不勝敬仰之語又題詩贈之曰無意圖功利專心
學道禪今聞王事急總攝下山巔[illegible]

取自家影幀書于其背曰八十年前渠是我八十年後我是渠作書付松雲處英訖趺坐而逝年八十五法臘六十七異香滿室三七日後始歇弟子圓峻印英等闍維奉靈骨一片舍利三枚樹浮圖於普賢安心寺又一片弟子惟政自休等奉來蓬山得神珠數枚窆石於喻岾之北吾東方太古和尚入中國霞霧山嗣石屋而傳之幻菴幻菴傳之龜谷龜谷傳之正心正心傳之智嚴

智嚴傳之靈觀靈觀傳之西山此實臨濟之正派而惟
西山獨得其宗云所著禪家龜鑑禪教釋雲水壇各一
卷淸虛堂集八卷行于世噫師之道余雖未詳其淺深
師之稿余旣玩繹而卒業矣觀乎詩足以知師自得之
趣觀乎文足以知師造詣之高雖其語或不雅馴言言
皆活句句飛動有似古劒出匣霜風颯然往往酷似開
元大曆[illegible]家[illegible]道本[illegible]論也[illegible]雖[illegible]其[illegible]

業歟銘如是不愧吾筆歟其銘曰
金天之西薩水之濱淑氣亭毒乃降眞人㕣婆莅送釋
老提携天開寶光帝借金鏡靈符妙契秀骨超凡蚌珠
出海龍鏡發函失怙無依千里負笈淹貫諸家卓然自
立乃超覺路遂登法席祖月重輝群昏一廓餘事詩聲
上徹楓宸殊恩異渥榮耀千春身雖岩穴忠不忘君遇
難一呼義旅如雲協助天戈憑仗靈祐驅除腥穢福我

寰宇出而濟世名動華夷入而修空法闡宗師在掌靈
珠虛明自玩倘來榮辱如夢一幻瞻彼妙香與夫金剛
寔唯學界宜我法王來往諸天百靈護持乘化返真去
又何之功紀人間道在山中一片貞珉萬古英風

清江李公以氣節文章爲一代偉人而尤號爲法家故
諸子皆賢其仲子曰壽俊字台徵自始知名人咸以國
士期之及其奉使　燕京道卒也其寮若屬哭於次行
旅悲於途戚故遠逆而哭里人巷哭朝之薦紳及吏士
毋論識與不識走吊哭如不及其尤親且舊者聚而經
紀其喪與後事無不盡噫台徵爲官只散署恒擯外位
於朝不能一年非有及人功澤而能令人見慕一至於

此是知爲善者誠服人而人之慕之不在於官與位也
台徵天資樂易神識坦朗長身秀骨動止華雅重然諾
敦氣誼與人交洞見肝肺初持一心未嘗變節見人過
必忠告而善導之故人無不愛且敬久而益信早遊牛
溪先生門門下士翕然稱之淸江公之在北營虜陷慶
源中外大駭台徵以布衣抗疏願赴軍前與父俱死
宣朝壯之合辭以送郡門外送者塡咽至不能容一寺

灰數百斛人有欲葬其親者輒與之及將用家人問之
則曰彼旣急而貸我何忍求償吾已忘其名矣平生不
治生産家貧稱貸以自給紙食客屨常滿居官氷蘗自
飭爲政必使吏畏而民懷故去後常有思生於己未中
己卯司馬庚寅及第遴槐院俄陞主簿歷監察户曹佐
郎拜通津縣監値壬辰亂悉載倉實及士女移於江都
與禹性傳檄召京外散卒以禦賊規畫調度一軍倚以

爲重縣故無所亡失賊亦終未犯江都癸巳丁外艱制除拜禮曹正郎俄自掌樂僉正出爲寧海府使逾年棄歸氏遯道留不肯留用是繫逮又出爲江華府使寬詪征蓄軍實屹然爲保障至今賴之歷太常僉正國子司成司憲府掌令軍資司饔繕工正拜鍾城羅州光州江界府使牧使皆不赴自公州牧使入爲承文判校司僕正乙巳陞通政爲吉州牧使旋移永興而未遞還以賀

川許漑女無后三娶陽川許昊女生男曰碩基側室有
二男二女曰晉基中武科次興基女爲朴選妾餘幼學
基娶尹儼女無子早卒碩基娶判官韓師德女生二女
幼三夫人皆有賢行碩基風誼惟肖刑於家者足徵亦
可尚也嗚呼台徵旣負高世行其志又不凡謂功業可
立致惟其骯髒不肯頫仰隨人後非其意雖達官貴人
視之若浼以故終身坎壈而不少悔悲夫子之友台徵

三十年所矣然非敢以友故私君蓋樂道人之善亦君志也銘曰

嗟吾台徵長者之風廊廟之姿天得也貧而好施蹟不詭隨世德也凡君異行皆孝之推吾必謂之學也九原難作我訓銘辭薄夫式也

德源府使金公墓碣銘 并序

道我懼先君之志行將泯泯無傳而死亦有知應悼其
不幸於土中子之知我蓋自子之先公先公若在世必
不能無意於斯今子能爲文業其家敢徼惠子之一言
以文之噫不肖嘗聞先子之言矣又與司藝君從遊最
久其敢以不文辭按狀侯諱某字某系出新羅之敬順
王至麗朝有諱就礪出入將相官至侍中焯有聲烈書
于太史入我　朝有爲黃海道觀察使者曰素是生仲

行官卒司憲府監察監察生順安縣令效震順安生三
和縣令熈壽三和生漢城判官義叔以耊陞爵官號僉
知是候五代祖考僉知娶某之女乃於嘉靖乙酉生候
生三十一年而中司馬又十七年而擢文科補國子陞
至博士例遷殿中出爲昌寧縣監黃海都事大同察訪
入爲刑曹正郎欽寄十餘年年六十一始守德源府明
年歿于官候天生至孝奉養八十雙親甘旨必親具台

瓘之女賢有法訓候亡哀痛過制闋服月餘乃逝以其
年九月合窆于安山西村有丈夫子三人孝庭友其季
即司藝庭孝生二子濯澳一女幼庭友生二子浣演庭
睦無子以演後女五長適朴淸有子曰埰次洪有臨次
生員申暻有子曰明厚白厚次進士安克忠有二女幼
次任翼之有子幼侯以嘗有光國功錄原從追爵弘文
館典翰斯可謂之仲乎司藝君妙年科第才又儁蔚有

譽吾見其昌也嘗聞善人必大其後先君之言吾於是乎徵是爲銘銘曰

允矣金侯茂行天啓因心則孝飭躬以禮不爲外鑠中以自淑積之何豐用之何嗇所得者天不得者人自古皆然誰屈誰伸

麻田郡守申公墓碣銘 并序

近世有居洛下而自號洛峯者以文章豊一時宮壼

參判擯皆以文藝名至諱叔舟翊扶 光廟典文衡位
上相三主勳盟功名震世謚曰文忠於君爲高祖曾祖
洞文科內資正是生靈城考諱津文科黃海都事娶士
人辛彌宗女生君於嘉靖辛亥業儒屢屈蔭補禁火司
別提遷陞濟用直長宗簿主簿戊子中司馬俄出寧間
慶禮山又遞判箕城入爲軍資判官陞守麻田郡庚子
爲世子翊衛以病解官歸鳳山田舍遂卒年始五十後

祭錄宣武原從追贈某官君白而長身容麗而氣清心
如其貌溫溫有文獻家風事親色養盡其道持喪奉祭
一於禮惠窮寡友兄弟皆出至誠其爲邑也寮吏寬民
勤謹自飭由是所至號治去後常有思君孺染家庭早
有華問朋遊益附咸以遠大期之不達而無年吁其命
也君娶豐川任氏判尹說女也自君歿八年猶服喪矣
終其身只有一女適進士崔殷亦早寡毀將三年柴毀

厥聲兮惟嗇於命罔時亨兮行積于躬及孤煢兮視其
閨庭蘭玉貞兮有嗣有孫不墜名兮定則食報後之龜
兮

沙溪房君墓碣銘 幷序

吾表叔挑灘邊佚砥行立名籍甚湖中有友三人其一
沙溪房君伏而不仕築室沙溪上行義於其中鄉里稱
爲善人諱應賢俊夫字也生六歲而喪父母哭擗悲哀

如成人人皆涕泣視而嘖嘖嘆及長能自奮發勵志力學遊南寘一齋之門得聞爲學之方遂拋擧子業靜坐一室誦詩讀書暇則課農理圃灌漑花竹以自適遺落世事其於外物榮辱泊如也天性至孝常以考妣之喪弱不持服爲終身之慟每遇諱期哀疢慘怛如袒括之初麻其衣帶口不茹葷不出户以終其月至老不懈事兄如事嚴父卽有不豫意則日再三往婉容愉色懽其

爲世居其上世有諱李弘因高勾麗奏請東來賜鄉南
陽官至三韓壁上功臣三重大匡輔國是其曩祖實大
唐相國玄齡之後云君生於嘉靖甲申歿於萬曆己丑
得年六十六其年九月葬南原府西松谷某坐某向之
原孺人吳氏海州人吳公景戭之女幼有懿行入君門
事君子盡婦儀君歿訓子女得毋道與君同年生後君
九年歿壽七十四以兵亂權厝茂朱山中冦退葬君同

瑩生一男德驊早卒前娶叅奉陳大壽女生一女二男
後娶從仕郎楊士敏女又生一女三男女長適士人金
慶行男曰元震乙巳司馬娶監察鄭大民女生二男二
女次男元益司饔主簿娶生員楊時省女生二男幼次
女適士人林垍次男元漸娶僉正安瑛女生二女幼次
男元井幼元震文行有古風將大其家業者自以早孤
懼先德闇沕無傳乃以家狀屬余曰願徼惠子之一言

以一布衣終於家而里人至今思之咸曰噫能孝友慈良如任君疇若任君之廉讓自修不求聞亦咸曰無天哉而使任君止於此不佞雖藐焉後生亦嘗望見於先輩行粗聞君之平生君爲人王立風槩爽朗幼有異質及長嗜書無不讀出爲制科業裒然有儁聲里中賢士大夫輩行願爲交孝友自天植髫時出遊見有異味必懷而獻諸親晨暮饔飧滫瀡之奉必手自具以進歲時

上壽自歌舞戲綵以爲歡怡愉之樂至老不衰居喪哀
過而禮不踰守廬三年日上墓哭追慕之誠終身如一
日平生書父母二字於紙牓掛安堂奧有時物必薦有
釀必奠否則未嘗入諸口二兄之歿館寡嫂畜孤姪能
別而有恩割家園以家之撫愛教訓咸使成立好班施
不事生産作業園收一菜必與隣里共之旣困不苐家
貧屢空而人或勸之仕則輒掉頭里中薦君行誼名在

諱禮豐儲倉守己卯司馬受業於松堂朴先生以學識
重諸公間娶光州鄭氏縣令達德女以辛卯八月生君
君配奉化琴氏宗廟奉事應鍾之女青松府使椅之孫
麗朝門下平章事英烈公儀之後也端莊芳潔入君門
宗黨交賀事舅姑盡孝事君子以禮奉蘋蘩必敬必誠
訓子女御僮僕咸得其宜臨財戒毋苟料事常出人閨
庭之間擧可爲法式先君三十三年庚申卒于京第葬

在楊州之松山凡育四子曰先業儒曰寬有志行未娶而歿其一未名而夭季曰屹文行有家風中壬午司馬聲名籍甚已而不樂舉子業遂授典牲叅奉不赴君歿之二十年叅奉謂余執而有文授使者狀若書曰先君子有懿德不幸不聞於世恐久益泯敢以不朽請余既不獲辭則拜而讀狀皆平日聞之里中者謹次其一二而系以銘曰

皆能守法訓公其長也諱重臣伯強其字任豊川大姓
遠祖諱澍爲御史大夫自是代有聞人曽祖諱漢遂安
郡守贈吏曹判書祖諱由謙工曹判書贈謚昭簡考諱
擢卽叅賛公贈謚貞憲娶進士辛悌聃女生公於丁丑
三月始蔭補齋郎癸卯中進士自金吾郎累遷廣興豊
儲倉宗廟署奉事直長内贍寺漢城府主簿判官司畜
署掌隷院司畜司議儀賓府軍資監都事僉正外則通

判星州郡守林川沃川鳳山寧越庚辰八月疾卒得年六十四娶平陵正女無后再娶縣監李擁女有淑德善理內職生二男一女長曰拯文科承文正字次曰振女適士人申洽側室男女各一男曰龍女爲河原君妾生一男成海副正拯娶生員尹棐女生二男長慶達次慶适振娶僉知俞大儆女生二男一女長慶述次之敬女適士人李元龍慶達生二男三女女適尹洙次適梁任

既又汪然大感曰力貧治石久矣不肖孫惟朝暮是急
不佞既敬諾則敢記平日聞之外家者曰公爲人厚重
自幼時已有長者風績學蔚有譽然屢困不第亦不欲
苟焉爭得失内行淳備連守二親喪哀過而盡禮毀瘠
骨立六年如一日遇弟妹和敬兩至家庭無間言性敦
儉生長貴顯而處身如寒士未嘗有華靡遨放事接賓
朋誠意藹然好班施以賑貧乏之飭躬簡潔雖屢典大郡

家故立壁爲治專務愷悌是以常有去後思嘗篿堂松楸下扁之曰永思晩年恒居日登壠展謁其墓親之誠老而愈篤如此云嗚呼少爲佳子弟老爲賢父兄孝悌行於家信義著於鄉黨所至良於官是皆可銘銘曰

於御史公肇任于豊實樹宗風遥遥厥緒既積既發迺久彌隆逮于昭簡道義磨礱士望攸宗貞憲嗣興矢直秉忠一心匪躬公惟擩染有開自蒙既孝且恭不早庶

崔氏之墓揆尹公者南原人字栗翁三休其號少從靜
菴先生學與奇服齋遵申靈川潛安竹窓璞爲道義交
嗜善力學華問藉甚屢中貢解雖無所成而人以遠大
期之及己卯朋儕盡罹禍公適居憂獲免自是謝科業
杜門以自晦壬午蔭補昭格署叅奉轉慶基殿禮賓寺
例遷漢城叅軍司醞平市署直長乙卯陞宗簿主簿儀
自監察出拜牙山縣監瓜滿復拜殿中辛丑通判江陵

三年罷還又叙安東判官戊申拜忠翊府都事軍資監判官庚戌遭母夫人喪其年病殒遂卒得年六十一六代祖諱璜麗門下評理生諱德生入我 朝判書雲觀事高祖諱瑊右軍中郎將曾祖諱韞高山縣監祖諱匡殷武仕 顯陵朝雅善金宗瑞坐其禍謫杆城九載乃宥屛居儒城遂爲儒城人考諱就亦業武官至碧團僉使娶宗室秤城君緯之女生公於弘治庚戌配恭人崔

女後娶沃川望族睦明臣女生男一女一男曰喜孫贈
領議政帶城府院君議政生一男曰孝全乙巳文科錄
翼社勳秩貲憲封帶原君今爲公洪道觀察使公生於
武家能自奮折節讀書早得師友依歸操身砥行居平
恒以禮法自持嘗著自警警咎訟心三箴揭之座右人
多傳誦事母至孝至老如一日奉祭居喪情禮俱盡撫
愛宗族其貧不能祀者奉其主家享之莅官必束吏而

寛民故常有去後思公雅自負謂功業可立致及見黨
禍乃絶意榮進爲養捧檄混迹庶僚遂得全身危世折
腰斗粟非其志也旣大夫人老厭板輿公益無仕宦心
搆三休精舍於雙溪洞以爲莊修終老之計亡何大夫
人卒公亦過毁而卒悲夫公卒之六十五年觀察公謂
其遊延城李廷龜曰我先祖有至行懿德不幸賫志以
歿祖及考亦不幸皆早世不肖孫重惧久益泯無傳曾

源者必長宜其後之昌

宗簿寺正邊公墓碣銘 并序

蓋余未籍于 朝已聞湖中有邊彥時又嘗薄遊湖中湖中人士多稱彥時才行然彥時數困躓官久不調及余上積薪爲尚書公猶白首潛郎乃反辱爲同舍而屢共吏事益知公才且有守不苟焉徊得失者始驗公見稱於湖中者以此其得困躓亦以此亡何人報公亡矣

今於墓道之托尚忍言哉公自幼穎發才氣過人文藝
夙成弱冠擧於鄕裒然有儁聲二十三中司馬二十八
登大科補校書權知丙子丁丑連守二親喪毁幾滅性
喪祭一依文公家禮墓下結小庵望墓拜哭因號爲望
庵服闋例遷博士陞監察歷典籍工戶禮佐郎黃海都
事刑曹正郎豊基郡守壬辰以魚川察訪上疏極論時
事請　車駕進住以圖匡復不報拜禮曹佐郎奉常僉

甚急乃以兵屬兵使還湖南治餉未一月適赴 行在
道復拜調度御史更下湖南拜軍器正轉宗簿俄署分
户曹往江都管漕 天兵糧拜尚星州牧使皆以重運
餉不果赴遂稱督運使凡三爲調度再任督運募得穀
數十萬石輸 天兵糧三十餘萬軍興賴以不乏管下
官皆蒙賞典公獨不與焉人皆稱屈而未嘗自言庚子
拜司饔正癸卯拜咸安郡守乙巳罷歸長城自是絶意

仕宦養疾丘園辛亥卒于家得年六十六葬長城九岐
峯後以衛聖功錄原從一等追贈某官遂世居黃州麗
朝工部議郎諱宥是其鼻祖歷叅知政事諱儁判典客
寺事諱訥至司正諱靜娶麗朝駙馬女麗氏政亂司正
以王室外孫懼及禍南踰嶺家長城遂爲長城人高祖
諱孝友曾祖諱浩生貟祖諱處楨考諱澤以公原從功
累贈某官娶歲豐李氏吏曹叅判競之孫嘉靖丙午生

牛溪栗谷兩先生門質劘講疑大爲兩先生嘉賞思庵朴相公才公甚嘗欲大用諸公不久於朝公亦益坎軻嘗守豊基有訟者結權貴積數十年不决公至之日按法立斷觀察使屢以爲請終不改性抗慨不能容人之過其爲召募也勉人必以忠義見有畏縮者斷治不饒爲調度爲督運率用是道以故齮齕者衆屢遭彈劾而不少悔讀書必潛究義理尤精於禮文古禮節目之難

曉者悉加考證人有喪多來咨訪晩年閒居與鄉人父老倣呂氏鄉約春秋講禮讀法鄉俗化之及卒遠近畢會哭賻無不盡銘曰

彼馳而我後愈毁而彌全畀不可踰汙不受憐行積于庭而世不容勞施于國而不見庸卒坎壈以終吁其天我書于石兹惟君子之阡

鴻山縣監贈承政院左承旨李公墓碣銘 幷序

不産苧與栗而官有恒貢民以責直辦公令户植之數
年蓄實公私充足而民不病出剰穀數百斛爲學儲聚
邑子厚廩之興勸隷業蔚有成就居五年縣大治公不
樂爲官辭疾歸治第仁王麓有池臺花竹之勝觴詠以
自適晩又築居漢濱自號釣翁壬辰之亂流寓洪陽舊
庄十二月病卒距公生甲申得年六十九龍仁之李出
自麗太師諱吉卷累傳至叅判升忠縣令奉孫司評孝

曉者悉加考證人有喪多來咨訪晩年閒居與鄉人父老倣呂氏鄉約春秋講禮讀法鄉俗化之及卒遠近畢會哭賻無不盡銘曰

彼馳而我後愈毁而彌全早不可踰汙不受憐行積于庭而世不容勞施于國而不見庸卒坎壈以終吁其天我書于石兹惟君子之阡

鳴山縣監贈承政院左承旨李公墓碣銘 幷序

不產苧與栗而官有恒貢民以貴直辦公令户植之數年蓄實公私充足而民不病出剩穀數百斛爲學儲聚邑子厚廩之興勸肄業蔚有成就居五年縣大治公不樂爲官辭疾歸治第仁王麓有池臺花竹之勝觴詠以自適晩又築居漢濱自號釣翁壬辰之亂流寓洪陽舊庄十二月病卒距公生甲申得年六十九龍仁之李出自麗太師諱吉卷累傳至叅判升忠縣令奉孫司評孝

篤暨僉知公卽公四代妣李氏濟用正逵之女配李氏
宗室高陽正億孫之女安淸君之孫甫齔見女奴買瓜
瓜多於直卽取而還其半雖生紈綺飭躬如寒素奉旨
適蘋蘩無不宜訓子女得母道甚後公六年己亥五月
卒春秋七十五越辛丑十月與公柩歸同葬龍仁先塋
次子四人曰肇敏折衝護軍曰謹敏判官曰貞敏通政

終四十年一日也居平以横渠座右録爲家訓喜讀小學書至作歌辭以録之家故多貲喜賑施不問有無與朴思庵鄭松江牛溪成先生里閈相友善松江之謫人俱禍莫敢問公獨送之郊外訊遺不絶松江有絶塞頻傳札之句其行誼類此後以男貞敏原從功追贈公左承旨妣淑夫人唐津公謂余曰子旣銘吾祖矣吾父子之從祖墓尙闕顯刻吾恥也子豈獨晏然已乎遂不敢

辭謹就唐津公狀而序之系以銘銘曰

名父父之名友友之又有賢助以左右之處爲孝子出
爲循吏琴書水竹七衮之樂不盡其餘爲子孫遺我書
于石不朽其辭

朔州府使朴公墓碣銘 幷序

比安之朴始自直長宗柱三傳而至諱瑞生清名直節

事兼內乘仍陞經歷俄拜定平德源府使皆以臂疾不赴辛卯守龍川郡罷還卽授都捴經歷壬辰拜朔州府使未幾　先王西狩龍灣公奔問迎扈盡忠赤調軍食拊民瘼咸得宜府民願借二年乙未遆爲軍器判官僉正丙申拜寧越郡守按使縱吏殖官穀吏行邑籍以漁奪君持不可按使怒共抗已遂置殿考還授都捴經歷訓鍊副正甲辰疾病解官家居至丙午卒年六十九前

配李氏宗室清海君女賢有孝節事夫子御僮僕皆有
法式辛未居母喪啜粥不食鹽醬翌年毁瘠骨立而死
年三十七與君同葬積城庚申洞先塋後配閔氏萬户
頊之女無后李氏擧一男一女男曰峻女適士人柳元
朋峻以純孝至行旌閭事載三綱行實落拓不第薦孝
廉入仕歷官新寧縣監前娶朴元男女後娶鄭賢慶女
皆名族凡三一女二男女適主簿郡娶者朴男曰宗

足徵而二孫娟秀不凡將於是乎發歟銘曰

清白傳之孝廉承之是宜爲鄉長者孝節婦之阡是以

余銘之無愧辭

承政院同副承旨洪公墓碣銘并序

余與洪師古居並舍非病有事未嘗不朝夕繼見一日

來忽汪然而慼曰我先人之藏也子之先公實誌之今

欲樹石墓道非子莫爲銘余亦汪然涕而敬諾焉如是

者三年而師古亡其孤汝弼纍然經杖泣且言曰先人托先事於公未及就而泉下矣今不肖孤謀不朽於先人唯先人所托是托願公之諾於先人者而諾焉噫吾兩家世相托既不忍已諾於逝者之先況於逝者乎師古名遵自號槐陰風神凝重質厚資良論議正平口不言人過善食酒遇興歌呼自適窮日夜不倦為官隨分絶意造請不以榮辱得喪易其守與人交無不言居家

府使飭關防興學校邉人至今思之朝　京還刺順天
拜同副承旨工曹參議又出爲成川府使謝病歸見時
事艱危益無仕宦念郊居五年詩酒送日乙卯還除信
川郡守無何海獄起蔓甚以姓名聲相近傳致獄庭供
白見狀　上且將原金吾郎承望偏虐疽發不與藥病
聞　上遽命出獄已不救矣　上聞之教曰病不救令
死予甚驚悼無以爲心仍命罷金吾郎罪醫官嗚呼尚

何及哉嗚呼尚何及哉洪南陽著姓莊襄公師錫始大
顯曾祖以平司成祖德濂直長考仁健司成夫人尚氏
領議政震之曾孫判官蓍孫之女貞順有淑行斷髮矢
死未半年竟卒祔葬楊州水南里舉一男二女男進士
汝弼女適縣監趙璘生貞崔翼之汝弼生一女趙生三
男三女男全素崔生一男女幼銘曰
謂子之死天也非人理豈或與誰天右二謂子之死人